

短篇小說

心

日

士

都市的黃昏，像那正在漲潮的港。人群就如那出航的船，乘著這潮來的時候，行人一羣接着一羣的湧出來，填滿了大街小巷。

太陽早已落下，黑夜來到人間。熾爛的街燈，射出刺目的光芒，照映著兩條身影。從她們緩慢的腳步和飄動的裙裾上，告訴人這是一位老人和一位少女。

「媽，夜裏了，到市場裡去吃晚飯吧！今夜恐怕再也找不到金福了，」少女輕輕地向身邊的老人說：「休息吧！不然媽太累了，跑了一整天的路。」

「不會的，鳳珠，媽不餓，也不怎麼累。」老人憂鬱地說：「再到房東那裡問問，唉！這孩子在都市裡住久了，變樣子了。」

「媽，不必太傷心，慢慢找吧！剛才房東太太說，金福常在這時間去看電影，他一定是看電影他一定是看電影去。」

「唉！這孩子愈來愈不乖了。」老人又嘆了口氣。

鳳珠沒有回答她的母親。在這車馬人多的街上，她深怕母親發生意外。她一手提着一個小花布包，一手拉著母親的手。兩人慢慢走進一條黑暗的小巷。

她們從早上一直到现在，為了找金福，跑遍了大街小巷。老人一身黑衣，瘦乏的臉上露著失望的表情，刻劃在額角和兩腮上的皺紋和斑斑的白髮，多半是由於憂傷，而並非全由於歲月重疊而成。鳳珠是一個還沒有完全成熟的少女，但從那一身素潔的花布衣和哀痛的眼光看來，比她實際的年齡要大得多。

好久，她們又轉入另一條更黑暗的小巷，因為迷失方向，多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。這是通達金福住處的小道。天氣暗了，涼風吹著，老人全身攣抖著，飢寒交迫，精疲力盡，假如不是身邊的鳳珠，她再也支持不下，終於停止在一家木板前。鳳珠伸手輕輕敲門：「阿婆，阿婆！請開門。」

「誰呀？來啦！」這是房東太太的回答聲，好久，她出來了：「啊！找到了？」

「沒找到，阿婆。」母女異口同聲說。

「那我也不知道了，」她說：「金福今夜不會回來了，因為現在已經十點半了，今晚你倆就住在這裡吧。」

「不！阿婆，謝謝您的好意。明天家裡要刈稻了，今晚一定要趕回去。」鳳珠感激而微笑着。

三個人都坐下來，鳳珠母親的臉蒼白的像一張白紙。鳳珠看到看情境，內心的痛苦終於找不到金福千萬倍。

「老阿婆，這位女孩子是……。」房東太太問。

「是我的媳婦，」她答：「鳳珠。」

「媳婦？」她懷疑的：「那就是金福的太太啦？」

在房東太太的記憶裡，金福好像沒有說過他結過婚，她對這金福的老母和妻子，心裏感覺到有一點不舒服，像金福這樣又賭錢，生活又隨便，她知道不是一個農校學生的行為，而這些壞行為，多半還是受她引誘的，但她想到因此所得到的利益，她只有昧著良心敷衍他們：

「老阿婆，你的公子真好，除了讀書外，別的什麼都不會。」她猙獰的笑，就是欺騙的本錢，因為她家設了好多賭場，並替學生們介紹些不正當的女人。就如金福這次，為了吸煙和喝酒，被學校記兩個大過，昨天通知單寄到家裡，鳳珠和父母三人，整整一夜未睡，因此，今天才起來找他。

「阿婆，我老命真苦呀！為了金福高農最後一年，他爸爸整天在田裡耕作，自己田裡的工作做完了，一有空便去給別人做短工，挑稻草，開水溝，今年五十八歲了，模樣都做，」老人家一五一十的說：「都是為了金福的學費，好在我的女兒鳳珠也早晚給別人做工，加上政府給的一塊土地，現在生活才不發愁了。」

「老阿婆，快做祖母了，用不著傷心吧！那麼金福和鳳珠幾時結婚的？」她故意地問

「結婚了一年了。」老人說時，鳳珠垂著頭順著地上。

「太早些吧？」

房東太太笑得露出兩個金牙。

老人家點點頭，看看她，沒有回答。

鳳珠心裡的煩悶的確不想等待了，於是她說：「媽，今夜他不會回來，我們回去吧！」

「也好，」老人家站起來，從那褲頭的荷包裡取出小錢幾枚，遞給房東太太說：「阿婆，這兩個錢，煩你交給金福，並且告訴他要好好讀書，我們回去了。」說完她們便踏出木門，送這寒冷的北風走出小巷，兩條模糊的背影，消失於黑夜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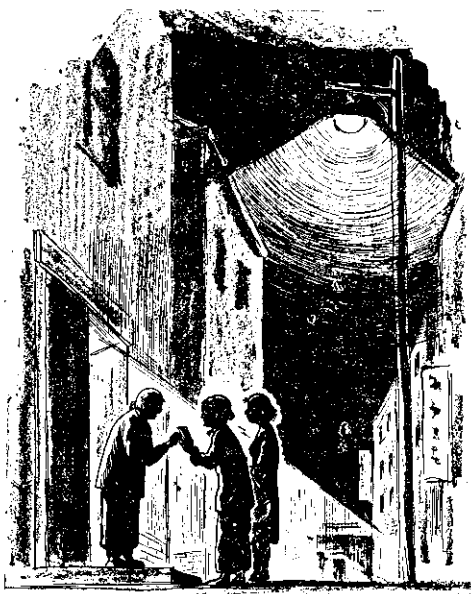
失望和悲傷，擊碎了他父母和鳳珠的心。

鳳珠的母親在一病下，竟辭世而去。至今大家都找不到金福的身影。

學校早已開除他的學籍。鳳珠的父親在傷心之餘，登了幾天找人尋事的報紙，仍然石沈大海，不見金福回來。

鳳珠哭得兩眼紅腫，但是為了風燭殘年的父親，她忍受

（下接第廿六頁）



福金給你煩錢塊個兩這

(上接廿三頁「落日」)

了一切痛苦，陪伴着他，但，無情的歲月和田野裡的泥土，却埋葬了她的青春。

這是鳳珠的母親死後兩年，一個冬天的下午，田野上的枯枝葉，充滿了這蕭條寂寞的大地。一個瘦瘦駝背的老人，一手握著犁把，前面牽著一隻瘦弱不堪的老牛，牠那緩緩的腳步，給人一種打瞌睡似的感覺。老人一手拿一枝鞭子，時時從嘴裡發出：「哦！哦！」的喊聲。後面跟著一位沒精打采的少婦，在那深溝後鬆軟的泥濘土裡，播種花生豆。她便是天真無邪熱情的鄉下姑娘鳳珠。

枯樹葉落的大榕樹，鳳珠的母親便是長眠在它的底下。從墳墓遠遠望過去，有一個年青的男子，垂著頭，踽踽的向路邊走來，那身影愈來愈近，很明顯的，他穿著一身髒污的黃色卡其衣服，並沒有穿鞋。北風吹亂了他的頭髮，額上貼了幾塊大小不一的白藥布。瘦削蒼白的面頰，是一副久病未癒的樣子，大大而失神的眼睛，充滿了悔恨和創痛。「阿爸！你看！」鳳珠忽然驚叫起來，用手指向榕樹的那邊說：「那不是金福嗎？是金福，準是金福回來啦！」

老人喊住前面的老牛，回頭看著鳳珠，沒有說話，然後用迷惑的眼光，照著她的指向望過去，癡癡了好久，再轉過身來向鳳珠點頭說：

「是的，我們過去看看吧！」老人一時眼淚盈眶，聲音有些嘶啞。

父女二人，一前一後，跨過田溝，踏著滿地枯黃的野草，疾步走向大榕樹。

三個人，三顆心，六個晶瑩的淚眼，默默地相對著，這世界被沒有語言的激動佔據著。『爸……爸！』「嘩」一聲，金福跑下來，雙手抱著老人的雙膝，哽咽著：「我受了壞人的騙了……」老人撫著金福的頭髮說：『孩子，不用說了，你回來就好了。』一面已經流下淚來，淚水在金福的頭髮上，金福這時又悔又愧，說：「我是……個不孝的孩子，請原諒我……從現在起我要做好人……」

鳳珠的頭，靠在父親的背上，眼淚簌簌的透過老人的衣服。老人悲痛地說：「站起來吧！只要你有決心……看看，這就是你媽的墳墓。」老人指著榕樹下。

「怎麼了？爸！」金福昂起頭驚訝的看著他的父親。

「你媽死了……」老人也哭了。

在淚光模糊的一刹那，金福全身撲向那墳墓，倒在那墓碑上，像一隻受了傷的野兔。然後他看到那兩行的黑字，是為他媽而寫的。

「媽媽！媽媽！」他叫著，聲音如一隻正在被殺的豬。

儘管金福的淚流像要將這墳墓飄浮起來，然而沒有任何的力量，可以使這陪伴泥土永眠的人回答。

「鳳珠，我對不起你，過去的是我的錯誤，從現在起我要永遠在你的身邊，永不離開。」金福擦乾淚痕，拉著鳳珠的手，暖流從指尖透遍全身。

「只要你不能忘記媽活著時，對你的教訓，以後能聽著的話就好了。」她說。

夕陽殘照著大地，倍增金福的記憶重返童年。他的母親經常在夏日時拉著他和鳳珠的小手，散步在這株大榕樹下，聽著日落的蟬歌，看著日落的紅霞和天空中三五成群的歸鳥，和那鳥巢上升像雲似的炊煙。料想不到，此時此地做了母子永別的哀士。如今風景依舊，人事已非，光亮亮的榕樹幹上纏繞著枯藤，夏日的蟬聲，斷了線，失去了歌。

北風陣陣，金福替父親背著犁，拉著牛。三個人踽踽向田園前行，泥土上印出三行清楚的脚印。他時時回頭望著天邊，默默地和那落日告別。他想：過去的歲月應該隨著那太陽一齊落下去了，而明天的一切將跟著太陽再昇上來。

(完)

#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

# TE

廠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二號  
電話：四二七一—四二七六（總機）  
連絡處：臺北市館前路六十五號  
電話：二三七六〇・二四四五〇  
電報掛號：臺北 Taipei 二一三七六

◎產品規格符合國際標準  
大量供應各界歡迎賜顧

## 增產報國綠化寶島

### 請用花房的種子保證優良

- 主要營業種目
- 一、林業種子（造林、經濟林、防風林、道路林、各林業、種子均備）
  - 二、花卉種子（四季各種鮮花種子、鮮花球根、均備）
  - 三、苗木（果樹、觀賞用樹、學校教材花樹、林業種苗）
  - ◎柳杉苗一尺—一尺五寸有現貨
  - ◎純沖繩採收琉球松種子入荷
  - ◎純日本柳杉種子入荷

敝場自行出版說明書及其他參考資料內容豐富免費贈送  
歡迎各界人士索閱者請寄郵票四角當即投郵奉上無誤。

花房園藝場  
本場地址臺北市迪化街二段三三巷五號  
郵政劃撥儲金：一二二三三號